

浙江文叢

姜宸英全集

〔第四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姜宸英全集

〔第四冊〕

〔清〕姜宸英撰 雍琦整理

附錄上

標題有『*』者爲整理者增補。

慈谿 王定祥 編輯

同里 馮保燮 參訂

同里 馮貞群 增補

墓表

翰林院編修姜先生宸英墓表

鄞全祖望紹衣

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，其家零落，會有詔修國史，臨川李先生曰：『四明之合登文苑者，非先生乎？不可無行實以移館中。』予乃摭拾所聞而詮次之。而鄭義門曰：『先生墓前石表未具，曷即以此文爲之，而移其副於史局？』予從之。

先生諱宸英，字西溟，學者稱爲湛園先生，浙之寧波府慈谿人也。少工詩古文詞。其論文，以爲周秦之際莫衰於《左傳》，而盛於《國策》，聞者駭而莫之信也。及見其所作，洋洋灑灑，隨意出之，無不合於律度，始皆心折。寧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，汪茗文醇而不肆，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間，蓋實錄也。詩以少陵爲宗，而參之蘇氏以盡其變。當是時，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，留心文學，先生之名遂達宸聽。一日謂侍臣曰：『聞江南有三布衣，尚未仕耶？』三布衣者，秀水朱先生竹垞、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。又嘗呼先生之字曰：『姜西溟古文，當

今作者。』於是京師之人來求文者，戶外之屨恒滿。會徵博學鴻儒，東南人望首及先生，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。而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，浹月既出，則已無及矣。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，而先生不豫。翰林新城王公歎曰：『其命也夫。』已而葉公總修《明史》，薦之入局，以翰林院纂修官食七品俸，仍許與試。尋兼豫《一統志》事。凡先生入闈，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，顧俛得俛失，而先生亦疎縱，累以醉後違科場格致斥。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『點竄《堯典》、《舜典》』二語，受卷官見而問曰：『是語甚麤，其有出乎？』先生以曰：『義山詩未讀耶？』受卷官怒，高閣其卷不復發贐。顧先生所以連蹇正不止此。常熟翁尚書者，先生之故人也，最重先生。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，而尚書爲祭酒，受枋臣旨劾睢州爲僞學，枋臣因擢之副詹事，以逼睢州，以睢州故兼詹事也。先生以文顯責之，一日而其文遍傳京師，尚書恨甚。顧枋臣有長子多才，求學於先生，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。枋臣有幸僕曰安三，勢傾京師內外，官僚多事之如舊史之萼山先生者，欲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。枋臣之子乘間言於先生曰：『家君待先生厚，然卒不得大有飲助，某以父子之間亦不能爲力者，何也？』蓋有人焉。願先生少施顏色，則事可立諧。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，然念先生老，宜降意焉。』先生投杯而起曰：『吾以汝爲佳兒，不料其無恥至此。』絕不與通。於是枋臣之子百計請罪於先生，始終執禮，而安三聞之恨甚。枋臣遂與尚書同沮先生。崑山徐尚書罷官，猶領《一統志》事，即家置局，先生從之南歸。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，顧崑山雖退居，其氣力尚健，惓惓爲

先生通榜，卒不倦，則亦古人之遺也。康熙丁丑，年七十矣，先生入闈復違格，受卷官見之歎曰『此老今年不第，將絕望而歸耳』，爲改正之，遂成進士。及奉大對，聖祖識其手書，特拔置第三人，賜及第，授編修。先生以雄文碩學，困頓一生，姓名爲天子所知者二十年，至能鑒別其墨跡，雖有忌之者，而亦有大老吹噓不遺餘力，乃篤老始登一第，其遭遇之奇蓋世間所希。既登中秘，神明未衰，論者以爲當膺廟堂大著作之任，以昌其文。乃甫二年，而以己卯試事同官不飭簠簋牽連下吏，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，顧以其事涇渭各具，當自白，而不意先生遽病死。新城方爲刑部，歎曰：『吾在西曹，顧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，媿如何矣。』嗚呼，桑榆雖晚，爲霞尚足滿天，而奇禍臨之，是則大造之所以厄之者毒也。

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無間，與人交悃悃不立城府，論文則娓娓不倦。書法尤入神，直追唐以前風格。生平無纖毫失德，故既死而惜之者非徒以其文也。所著有《湛園未定稿》、《葦間集》，皆行世。先生之文最知名，爲《明史稿·刑法志》，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，淋漓痛切，以爲後王殷鑒。《一統志》中諸論序，亦經世之文也。晚年尤嗜經學，始多說經之作，未及編入集中而卒。予生也晚，不及接先生之履綯，顧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，而茫然於其大節。豈知常熟一事，則歐陽充公之於高若納不足奇也。枋臣一事，則陳少南之於秦垞殆有遜之。若始終不負崑山，則又其小焉者矣。區區徒以其文乎哉？

銘曰：吾鄮文雄，樓宣獻公。誰其嗣之，剡源清容。易世而起，有湛園翁。白頭一第，亦

已儻凍。何辜於天，竟以凶終。茫茫黃土，冥冥太空。

定祥案：先生墓在吾邑夏家隩花盆山，全氏此表則至今未勒石也。

別傳

清史稿列傳^{*}二百七十一文苑一

姜宸英，字西溟，慈谿人，明太常卿應麟曾孫。父晋珪，諸生，以孝聞。宸英績學工文辭，閱博雅健。屢躋於有司，而名達禁中。聖祖目宸英及朱彝尊、嚴繩孫爲海內三布衣。侍讀學士葉方藹薦應鴻博，後期而罷。方藹總裁《明史》，又薦充纂修，食七品俸，分撰《刑法志》。極言明詔獄、廷杖、立枷、東西廠之害，辭甚愷至。尚書徐乾學領《一統志》事，設局洞庭東山，疏請宸英偕行。久之，舉順天鄉試。三十六年，成進士。廷對李蟠第一，嚴虞惇第二，帝識宸英手書，親拔置第三人及第，授編修，年七十矣。明年，副蟠典試順天，蟠被劾遣戍，宸英亦連坐。事未白，卒獄中。

宸英性孝友。與人交，坦夷而不阿。祭酒翁叔元劾湯斌僞學，遽移書責之。著《湛園集》、《葦間集》。書法得鍾、王遺意，世頗重之。

清史列傳^{*} 卷七十一 文苑傳二

姜宸英字西溟，浙江慈谿人，明太常寺卿應麟曾孫。少工舉子業，兼善詩古文辭。屢蹟於有司，而聲譽日起，聖祖仁皇帝稔聞之，嘗與秀水朱彝尊、無錫嚴繩孫並目爲三布衣。會開博學鴻儒科，翰林院侍讀學士葉方藹約侍講韓荻連名上，適方藹宣詔入禁中浹月，荻乃獨牒吏部，已不及期。方藹旋總裁《明史》，薦之入館，充纂修官，食七品俸，分撰《刑法志》。宸英極言明三百年詔獄、廷杖、立枷、東西廠衛之害，痛切淋漓，足爲殷鑒。尚書徐乾學罷官，即家領《一統志》事，設局於洞庭東山，疏請宸英偕行。宸英在京時，大學士明珠長子性德從宸英學，明珠有幸僕曰安三，頗竊權，宸英不少假借。性德嘗以爲請，宸英益大怒，擲杯起，絕弗與通。安三知之憾甚，以故連蹇不得志。久之，得舉順天鄉試，康熙三十六年成進士。及廷對，進呈名稍殿，上識其手書，特拔置第三人，授翰林院編修，年已七十矣。三十八年，充順天鄉試副考官，比揭榜，御史鹿祐以物論紛紜劾奏，命勘問並覆試舉子於內廷。上諭諸生俱各成卷，尚屬可矜，落第怨謗，勢所必有，焉能杜絕？黜數人，餘仍令會試。正考官李蟠遣戍，宸英坐蟠繫獄，事未白病卒，年七十二。

宸英孝友，與人交悃悃無城府，然遇權貴不少阿。常熟翁叔元任祭酒時，劾湯斌僞學，宸英與叔元舊識，遽移書責之。生平讀書以經爲根本，於注疏務窮精蘊。自二十一史及百家諸

子之說靡弗披閱。績學勤苦，至老猶篤，故其文閱博雅健，有北宋人意。魏禧嘗謂侯方域肆而不醇，汪琬醇而不肆，惟宸英在醇肆之間。論者以爲實錄。詩兀鼻滂葩，宗杜甫而參之蘇軾以盡其變化。書法鍾、王，尤入神品。著有《江防總論》、《海防總論》各一卷，《湛園集》八卷，《葦間詩集》十卷。又《札記》二卷，皆證經史之語，雖小有疏舛，而考論禮制精覈者居多。

整理者案：以上兩傳詳略互異，文字與底本卷首『國史本傳』亦有異同，姑備錄之，以資考證。

姜湛園先生傳

同邑鄭羽達雪崖

湛園先生，姜姓漢大將軍維後裔。明初有伏延者自餘姚咸池遷慈谿，五傳而爲先生之高祖國華，嘉靖己未進士，陝西布政司參議。曾祖應麟，萬曆癸未進士，由庶常改戶科給事中，嘗疏爭鄭貴妃冊封兼請建儲，謫邊方典史，起官太僕寺少卿。祖思簡，戶部主事。父晉珪，鄉貢士，贈翰林院纂修《明史》官。

先生少孤露穎特，日誦萬言，未冠即受知李儔平公，已復肆力詩古文，涵泓演迤，日深以邃，下筆泉湧風發，老宿皆斂衽避席，以是雖不得志於有司，而聲譽日起。久之名振京師，天子嘗與廷臣言：『江南三布衣朱彝尊、嚴繩蓀、姜西溟。』朱與嚴皆名而先生獨字，異數也。繼奉詔入史館，纂修《明史》，成《刑法志》及分纂列傳，又命修《一統志》。丁丑以一甲三名及第，授翰林院編修，於是先生年七十矣。己卯副主順天鄉試，先生老且病，又素坦衷，不虞同事之賣

己也，致從吏議，逾年事漸白，而先生已歿。

嗚呼，先生困場屋數十載，一旦受主上知遇，廷試時，先生卷列第七，天子拔置第三，曰：『朕認得是姜某字。』入翰林甫三載，即命主試，恩遇之隆若此。凡有心者皆思淬勵圖報，毋忘坐困諸生時，何至如眊瞶舉子所言。且先生性甘澹泊，嚴別義利，卓然以名節自許，或干以私，無不正色力拒者，訛言之興，固不待辨而自白。而市虎易成，青蠅難斥，而先生竟含垢以瞑，豈不痛哉！

先生性孝友，生平以祿不逮養爲恨，撫兩弟備極友愛。仲弟歿無子，一婢懷妊者他適舉子，先生爲百計贖歸，視如己出。其歿於理也，囊無一錢，知交賻之始克成斂。至是朝野愈益曉然於人言之誣。

先生爲文根蒂經史而機杼自出，其樸茂適逸直浸淫於秦漢矣。詩學則窮極源流，力去浮靡，而一宗淡古。書法瘦硬，尤工行楷，識者推爲本朝第一。先生之於文藝可謂兼工而獨絕者乎，顧其心不欲以文傳，嘗曰：『後人儻列我文苑中，不知我者也。』先生之言如此。

先生諱宸英，字西溟，所著有《湛園未定稿》十卷，《明史·刑法志》三卷，《列傳》四卷，《土司傳》二卷，《一統志·總論》、《江防》、《海防》共六卷，《詩箋別疑》三卷，《湛園劄記》三卷，《涑水論餘》一卷，《葦間小品》一卷，詩初集、中集、今集共十卷。惟《未定稿》及詩及授梓。

定祥案：此傳云《湛園未定稿》十卷，今通行本祇有六卷。云《明史·刑法志》三卷，《列傳》四卷，

《土司傳》二卷，今《未定稿》祇有《刑法志總論》一首。云《一統志·江防》、《海防》六卷，今《未定稿》亦祇有《總論》二首及《日本始末》一首。云《湛園劄記》三卷，即《札記》，今葉氏刻本四卷。云《葦間小品》一卷，意即大興黃氏所刻之《題跋》。云詩三集，共十卷，未知與《葦間集》五卷、《湛園詩稿》三稿出入何如。至《詩箋別疑》三卷、《涑水論餘》一卷，則皆不可得見矣。鄭氏去先生世未遠，其所述當有據，而何見聞各異如是耶？

文獻徵存錄

仁和錢林東生

姜宸英字西溟，號湛園，慈谿人。少數奇，鄉試表聯中用『點竄《堯典》、《舜典》字，塗改《清廟》、《明堂》詩』，監試以爲怪，令易之。曰：『此李商隱《韓碑詩》，非僻書也。』御史怒摘微疵貼出。後年餘，學士徐元文薦修《明史》，與黃虞稷俞部以諸生入史館，食七品俸。又分撰《一統志》，月給餐錢。仍許與試，衣儒生衣，雜坐公卿之次。崑山尚書乾學告歸，詔許以書局自隨，上言以宸英及查慎行自助，宸英從之南歸。舉鴻博，掌院葉方藹、尚書韓荃將薦之，方藹適宣召入禁中，逾月而出，已無及矣。新城王士禛歎曰：『豈非命乎！』尚書翁叔元雅相知好，叔元受枋臣指，劾睢州尚書湯斌，西溟以文責之，一日傳遍京師。明太傅珠有僕安三，溺之，有言必從，勢張甚。太傅子成德從宸英學，飲酒間從容言安三之可任，願少假顏色，必得當以報，大怒投杯而起，且斥罵之。安三聞之極恨。

宸英古文有名於時，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，汪荅文醇而不肆，惟西溟兼乎醇肆之間。

旅食京華者垂四十年，聖祖聞其名，嘗問內值諸臣：『江南有四布衣，尚未試乎？』即李因篤、嚴繩孫、朱彝尊、宸英也。又嘗呼其字曰：『姜西溟古文，當今作者。』每鄉試榜發，使人覘之曰『宋五得毋坦率否』。竹垞勸其罷南闈試，怒不答。平生不食豕，兼惡人食豕。一日戲語之曰：『假有人注鄉貢進士榜，蒸豕一伴，曰食之則以淡墨書名，子其食乎？』姜笑曰：『非馬肝也。』詩文傾折海內士，然屢赴試不見錄。求文者戶外屨恒滿。爲文疎古排宕，得歐、曾之神。書法尤逼公權，有乞片紙者，寶若拱璧。

其《古詩選序》云：『文章之流敝以漸而致。六經深厚，至於左氏內外傳而流爲衰世之文。戰國繼之，短長之策，孟、荀、莊、韓之書，奇橫恣肆雜，而左氏之委靡繁絮之習泯焉無餘矣。此一變也。自是先秦、西漢文益奇偉，至兩漢之衰，體勢日趨於弱。下逮晉魏之朝，而文章之敝極焉。唐興，諸賢病之而未能革也。迨貞元大儒出，始倡爲古文，易排而散，去靡而樸，力芟六代浮華之習。此又一變也。惟詩亦然。自春秋以迄戰國，國風之不作者百餘年。屈、宋之徒繼以風騷，荀況和之，風雅稍興，此亦詩之變也。漢初，蘇、李《古詩十九首》以五言接《三百篇》之遺。建安七子更倡迭和，號爲極盛，餘波及於晉宋，頽靡於齊梁陳隋，淫艷佻巧之詞劇而詩之敝極焉。唐承其後，神龍、開寶之間作者並起，大雅復陳。此又詩之一變也。夫敝極而變，變而後復於古，誠不難矣。然變必復古，而所變之古非即古也。戰國之文不可以爲六經，貞元之文不可以爲《史》、《漢》，明矣。或者欲徇唐人之詩以爲即晉宋也，漢魏也，豈學古者之

通論哉？辟之居室然，今有富人之室，其子孫不能整理，即於敗壞後有富人者居之，閭閻崇如，墉垣翼如，非不霍然改觀也，然循其塗徑而非，問其主人而支派已不可復識矣。夫六朝之頽靡，固亦漢魏之支派也。唐人變而新之，其霍然改觀固然矣，毋亦富人之代居而不可復識者乎？故文敝則必變而後復於古，而古法之微尤有默運於所變之中者。君子既防其漸，又憂其變也。新城先生五言詩之選，蓋其有見於此深矣。於漢取全，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，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。於唐僅得五人，曰陳子昂、張九齡、李白、韋應物、柳宗元。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，尚不失爲古詩之餘派。唐賢風氣自爲軫域，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。而古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，則以其類合之，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。先生之選七言體，七言雖濫觴於柏梁，然其去三百篇已遠，可以極作者之才思，義不主於一格，故所鈔及於宋元諸家，至明人則別有論次焉。學者合二集觀之，以辨古詩之源流，而斟酌於風會之間，庶乎其不爲異論所淆惑矣。』

又《三昧集序》云：『新城先生既集古五七言詩各若干卷，復有《唐賢三昧》之選。蓋選五七言者，所以別古詩於唐詩也。然詩至唐極盛矣，開寶以還，盛之盛者也。選《唐詩三昧》者，所以別唐詩於宋元以後之詩，尤所以別盛唐於三唐之詩也。昔夫子刪《詩》，不斥鄭、衛，而三百篇中有淫辭無俚辭，俚之病至於無所不盡，既無蘊藉停蓄之意于中，則其於言也求其依永和聲，必不得矣。夫鄭聲之宜放，以其淫也，然其聲故在也。《詩》至於無所不盡而俚將並其聲

而亡之，而風、雅委地矣。故朱元晦謂今人之詩如村里雜劇，誠惡其俚也。然今人之厭苦唐律者必曰宋詩，且以新城先生嘗爲之，此知其跡而不知其所以跡也。先生自序此選，謂別有會於司空表聖、嚴滄浪之旨，錄盛唐詩尤雋永者，自王右丞而下得四十二人。近時能詩家每極論嚴以禪喻詩之非，而於高廷禮之分「四唐」，則按以當時作詩者之年月而駁之曰：「燕公、曲江亦初亦盛，孟浩然亦盛亦初，錢起、皇甫冉亦中亦盛。」夫詩不可以若是論也。予以《毛詩》考之：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，十五年來求車，爲東遷以後之人矣，其於詩也不害其爲小雅；《黍離》行役之大夫，及見西京之喪亂，嘗爲東遷以前之人矣，其於詩也不害其爲王降而風。故初盛中晚亦舉其大概耳，而盛唐之詩實有不同於中晚者。非獨中晚而已，自漢魏及今有過之者乎？蓋論詩之氣運，則爲中天極盛之運，而在作者心思所注，則常有不及其盛之意。所謂不涉理路，不落言詮，言有盡而意無窮，擬之於禪，則正所謂透徹之悟也。不求之此，而但廓落其體，規取浮響慢句以爲氣象，而托之盛唐，此正、嘉來稱詩者之過也，於前人乎何尤？或曰，然則唐文之與詩何如？曰，論詩於唐以後與文不同。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未盡，其徒從之者亦寡。歷五代之亂，幾沒不傳。宋初柳穆闡明之於前，尹、歐諸人繼之於後，然後其學大行。蓋唐與宋相賡續而成者也，詩至中晚已小變，王、元之輩名爲以杜詩變西崐之體，而歐、蘇各自成家，西江別爲宗派。至南渡而街談巷語，競竄六義，其間能以唐自名其家，自放翁、石湖而外不可多得，或者謂反不如西崐之浮艷，其聲存也。然則是集成而復唐已墜之響於千有數百年之

後，庸詎非承學者之甚幸哉？」

既舉鄉闈，丁丑年七十矣，入闈復違格，受卷官曰『此老今年不第，將絕望矣』，爲改正之，遂成進士。廷試二甲第四，十卷進呈，特拔一甲第三，授編修。庚辰末散館，主順天試事，爲同考所牽連下吏，大臣皆知宸英無罪，以爲其事當自白，無爲之言者。遽病死於獄。王士禎方長刑部，歎曰：『吾在西曹，顧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，吾其愧哉。』

在史館爲《一統志》諸論序說者，以爲經世之文。有《海防總論》一卷、《江防總論》一卷、《湛園札記》三卷、《湛園集》一卷，別有《湛園未定稿》六卷，又《真意堂文稿》一卷、《葦間集》行於世。《惜花紅》云：『一春強半是春愁，淺白長紅付亂流。賸有垂楊吹不斷，絲絲綰恨上高樓。』

貞群案：此錄云《湛園集》一卷，當爲十之訛。

國朝先正事略文苑傳

平江李元度次青

姜先生宸英，字西溟，一字湛園，浙江慈谿人。少工詩古文辭，精書法，爲諸生名徹九重，聖祖嘗謂侍臣曰：『聞江南有三布衣，尚未仕耶？』三布衣者，秀水朱彝尊、無錫嚴繩蓀及先生也。又嘗呼先生之字曰：『姜西溟古文，當今作者。』會徵博學鴻儒，掌院學士崑山葉公方藹與長洲韓公棻約聯名薦，適葉公以宣召入禁中，浹月既出，無及矣。於是兩布衣皆入翰林，先生

不豫。尋以薦纂修《明史》，食七品俸，仍許與試。主事者爭欲得先生，顧先生性疎縱，醉後違科場式，累被斥。又嘗於謝表中用『點竄《堯典》、《舜典》』語，受卷官疑所出，先生以曰：『義山詩未讀耶？』受卷官怒，竟擯之。

翁尚書叔元，故人也，雅重先生，嘗曰：『吾名不見子集中，是吾恨也。』及尚書官祭酒時，余國柱方排睢州湯文正公，尚書受指使劾睢州僞學，遂擢少詹，以睢州故兼詹事也。先生發憤爲文，謂：『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、少傅之官，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，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。今詹事有正貳，即古太傅、少傅之遺也。翁君之貳詹事，其正實睢州湯公。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，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。』尚書見之憮然，曰：『某知罪矣，然願子勿出也。』越日，先生刊布之，遍傳輦下，尚書恨次骨。始睢州典試浙中，歎息語同事：『暗中摸索，誤失姜君。』竟弗得。自後每榜發，無不以失先生爲恨者。

相國明珠長子性德甚才，從先生學，頗欲援以登朝。相有幸僕曰安三，勢傾京外，先生不少假借。性德乘間言曰：『家君遇先生厚，然卒不得大有所助，某以父子之親，亦不能爲力者。蓋有人焉爲之梗，願先生少假顏色，則立諧。』先生大怒，擲杯起，絕弗與通。於是時相子百計請罪先生，始終執禮，而安三知之恨甚。時相遂與尚書比而尼先生。

徐尚書乾學能進退天下士，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列，獨先生與爲兄弟，稱健庵。罷官歸，猶領《一統志》，先生豫《志》事，相從南歸。於是構健庵者亦惡先生，以故連蹇不得志。

康熙丁丑，年七十矣，試禮部，卷復違格，主者慕其名，爲更正之，成進士。及廷對，上問進呈十卷中有浙人姜宸英乎，韓公葵審公書跡，奏曰第八卷當是。上曰：『宸英積學能文，至老不倦，可置一甲，爲天下讀書人勸。』遂以第三人賜及第，授編修。

己卯副修撰李蟠典順天鄉試，比揭榜，爲御史鹿祐所糾，蟠遣戍，先生以目昏不能視，爲同官所欺，牽連下吏。舉朝知其無罪，未置對，遽病卒。王尚書士禎曰：『某在西曹，使湛園以非罪死狴中，愧死矣。』

先生論文，以爲周秦之際莫衰於《左傳》，莫盛於《國策》，聞者頗駭之。先生年長方望溪以倍，見望溪文，歎曰：『吾輩當讓此人出一頭地。』遂不介而過望溪，屬討論其文，且曰：『吾自度尚不止於是者，以困於科舉業，不能盡其才。』又嘗言：『吾老矣，後會不可期。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，而蹉跎至今，子他日志吾墓，可錄者獨數事耳。』即論常熟及拒時相子語也。先生文雅健有北宋人意，寧都魏叔子謂朝宗肆而不醇，堯峰醇而不肆，先生在醇肆之間，時躋其論。詩宗浣花，而參之玉局以盡其變。書法鍾、王，入神品。著有《江防總論》、《海防總論》各一卷，《葦間詩集》十卷，《湛園未定稿》八卷，《札記》二卷。

貞群案：《大清一統志》人物傳、沈德潛《國朝詩別裁集》、阮元《兩浙輶軒錄》、鄭方坤《葦間詩鈔》、尹元煒《谿上詩輯》、陶元藻《全浙詩話》、張維屏《國朝詩人徵略》、袁鈞《四明近體樂府》、吳修《昭代名人尺牘》、秦祖永《桐陰論畫》諸書小傳甚略，不錄。

乾隆浙江省志傳

姜宸英，字西溟，太常卿應麟曾孫。工制藝，兼善詩古文。康熙戊午有修《明史》之命，相國徐元文以宸英有史才，薦入館，遂奉特恩授文林郎，食七品俸。己巳徐司寇乾學即家纂修《一統志》，設局於洞庭東山，疏請宸英與黃虞稷偕行。尋中順天鄉試，丁丑廷試一甲第三，授編修，時年已七十矣。

宸英讀書以經爲根本，於注疏窮其精蘊，自二十一史及百家諸子之說俱經批閱。爲文必先立意而後下筆，略無凝滯。書法鍾、王，於唐宋諸家亦靡不臨寫，晚尤加意章草及篆隸，人得片紙，藏弆以爲寶。

著《明史·刑法志》三卷，《列傳》四卷，《土司傳》二卷，《一統志·總論》、《江防》、《海防》共六卷，留館中。別有《湛園未定稿》十卷，《葦間詩集》八卷行世。

雍正寧波府志傳

姜宸英，字西溟，慈谿人，康熙三十六年會魁，殿試第三，授編修。初，宸英既工制藝，兼善詩古文，每一篇出，人爭傳誦，由是文名籍甚。會徵博學鴻儒，宗伯韓菼暨江浙二撫各以宸英名上，已踰限矣。然聖祖仁皇帝稔聞宸英才學，一日語廷臣云：『朕知江南三布衣，一朱彝